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紅樓幻夢
第六回 矢志持家累儲巨富 含悲認弟聯捷春闈

話說賈府過年光景，前書已詳，無非燈彩輝煌，春筵蕭管，不必再贅。

到了二月初旬，靄翠庵的紅梅大放。一日，寶玉踏來看梅。進了佛堂，只見妙玉一人焚香。寶玉叫聲：「女菩薩，焚的什麼香？幽靜甜和，聞之神暢。」妙玉答道：「這是後院收的柏子。」寶玉道：「原來是柏子座中焚。」妙玉聽說，心中一動，一面焚香，瞅了寶玉一眼。寶玉道：「我看這紅梅，記起那年折花賞雪，又想起品梅雪的茶。不知今日可惠一甌，以沁心煩否？」妙玉道：「輕易難得二爺到此，裡面請坐，待我手煎奉敬。」寶玉道：「很勞動了。」二人同進裡間，妙玉笑問道：「你要件什麼茶具？」寶玉道：「還是那玉鬥罷。」妙玉道：「只怕俗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你這裡那有俗物？」妙玉道：「不如把上回薛、林二位奶奶吃的那兩件拿來，任你自取。」寶玉道：「兩件俱佳，我竟評不出高下來。」妙玉道：「林奶奶吃的那件為最。」寶玉道：「那件東西已雅到無有方比的分兒。」少頃，妙玉將茶親自奉上，又道：「林奶奶是個極雅的人，此物一經他品題，更變雅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他如何就這麼雅？」妙玉道：「他不雅，誰還雅？」寶玉道：「你這剿截才子的妙文真雅極了。」只見妙玉從耳根紅到頰角，如桃花醉日一般，低著頭不語。寶玉自悔造次，怕妙玉要惱。那知妙玉並不生嗔，心中有話不能說合，只對著寶玉呆看。

寶玉喝完茶道：「咱們到底外瞧瞧那株玉蝶。」於是二人同行，妙玉道：「這花品極妙，要待杏花卸後才開，可惜栽在這裡。移到一個恰當的地方才好。」寶玉道：「移到花漱邊，合那株長條垂柳相倚相傍，花開時，柳色已綠風情蕩漾，罩著玉骨冰肌，誠為妙景。而且花漱一帶的玉蓮，瓣尖微紅，富厚端麗，品格極高，與這梅、柳同氣相求，可稱仙侶。我合你到那裡瞧瞧。」

二人又來至花漱，只見這株垂楊，條長兩丈，枝幹纖柔，舞態輕盈，向人旖旎。根旁一塊太湖石，寶玉、妙玉就在石上坐下。寶玉道：「我做個撮合山，把這株極妙玉蝶梅，臨池倚石而栽，旁柳映蓮而植，今兒擇定此處，待你遷移就是了。我口占一絕，請教佳和。」念道：

癩仙訪向奈何天，閱歷群芳證豔緣。

若使春風融玉骨，置根宜在柳陰邊。

妙玉聽罷，低低說聲「是極」，望著寶玉出神，停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敬和一首奉答。」念道：

稻首慈雲南海天，蓮花護我結香緣。

心情已寄東風去，欲放瓊姿在柳邊。

寶玉聽畢大喜。妙玉叮嚀道：「我這事他人前萬不可說及。」寶玉道：「你放心。這是什麼事？如何把人知道？」一面起身要回去。妙玉道：「我也要回去。」寶玉道：「這回我切切實實指引你出這羊腸徑，你可明白了，不然還是迷在裡頭。」說罷「嗤」一聲笑。妙玉問：「笑什麼？」寶玉道：「去年我同柳二哥來看芙蓉，他迷在這裡，你迷在那裡。若不是我指引了他，只管合你碰頭。觸起前情，故爾好笑。」妙玉聽說，臉上這一紅更不可解。寶玉模度其情，心中了了，一面指著路說：「過了這彎，就是直路，閒時再會罷。」

寶玉轉身，心想：「我幾次言語挑他，只見他面紅耳熱，必是心旌搖搖，把持不住。方才所和詩句，明露其意。柳老二所講，已有指望了。」妙玉一面走，心想：「寶玉素常恭敬待我，今日忽然說些挑逗我的話，總為柳相公生色。莫非柳相公托他來試探我的？也未可料。但我既已出家，怎好還俗適人？縱使改操，又怎能向人啟口？幸得寶玉是我知心。雖將表情和成詩句，究竟不知怎樣。」思念及此，苦於父母早亡，失了怙恃，自己心高，擇偶不能少屈，弄到此時，僧不僧，俗不俗，如何是可？一陣心酸，淚落如雨。去年遇湘蓮之後，眠裡夢裡都撒他不下，近來打坐的工夫更不應驗。妙玉、湘蓮該有姻緣之分，所以此時妙玉改念，一心欲適湘蓮。權且按下。

特說林如海當日在揚州做鹽政的時候，齷務繁華，時常宴會，佐酒侑船，優伶甚眾。有一女清音舒媚蘭，年已及笄，秀麗溫婉，色藝冠群，林公甚愛之。因其面龐舉趾，宛似夫人賈敏一模無二，是以鍾情更深，月夕花辰，常與歡會，已懷身孕，林公心想：若生一女，只好撒了。及到臨禱，偏又生一佳兒。其時黛玉只兩歲，若將媚蘭收為姪室，又恐與夫人失於情好；若棄之，又難割捨，而且自己年將半百，膝下無兒，除卻自生骨肉，何處再覓宗祧？只得將媚蘭暫寄尼庵。

時光未久，夫人棄世，遺下黛玉，乏人照應，恰好賈母有書來接，遂將黛玉送了進京。正打點將媚蘭搬進衙來，立為淑配夫人，不料自己病重。林公向精數學，病時即將自己窮通休咎，以及身後之事，備細決了一數，自己大限已滿。即囑世僕程忠、向貴、褚富、孫財，托付一切家務，並身後事宜，以及媚蘭母子如何安頓，宦囊如何營運，家產如何佈置，總囑四人傾心料理。內中程忠督總，三人為副。

林公含淚道：「我所憾者，姑娘遠隔京師，不能一見。但姑娘係我最愛的，比愛相公猶甚。我今專信叫他送我回蘇，同夫人合葬，事畢之後，仍舊回京。這裡十號皮箱，待姑娘回京，交其帶去，姑娘將來就在賈府終身了。再我此時已經有了相公，這件事叮囑你們，此時切勿說破。要緊要緊！我歸土後，你等代我盡心持家。待相公大了，程忠跟隨進京，同見姑娘。此時家務一切，總不與姑娘知道，他的身子單弱，怕他終日憂慮。大約十年，家業擴充，再待相公同姑娘各半均分。這話先對爾等說明。今有遺書一封，漢玉符一塊，交與姨奶奶代相公收好。後首進京，將此書並玉符帶去，交姑娘驗看。相公進了京，南北兩頭事務都要你等悉心照應。」程忠等四人連聲唯唯，只見林公長歎一聲，睜目而逝。

林公待下寬厚，程忠等哭泣之哀，如喪考妣。當將後事一切布辦去貼，舒夫人帶了公子另往鄉莊居住，黛玉送殯回蘇歸葬，旋即進京。家中一切，外有程忠等盡心料理，內有舒夫人夙夜辛勤，主持家政，課子攻書。旬年來家運陡起，凡有經營貿易，無不數倍其利。新創基業，兩廣江浙等處，大洋船數十號，蘇鬆常鎮各路，當舖百餘典，綢緞字號幾十處，山房田地數十莊，總計家資兩千餘萬。舒夫人待下更厚，即程忠等各有兩十萬家私。

林公子取名瓊玉，因林公愛黛玉如子，即以玉字排行。這瓊玉生得丰姿俊美，與寶玉伯仲之間，又兼性格溫和，聰明絕頂，穎悟過人。上年春入學，秋闈中解元。目下初春，進京會試，更兼認姊，帶著林公遺書、漢玉符，並家業總冊兩大套，程忠眾小隨行。瓊玉素未遠離膝下，舒夫人再四叮囑：於路小心謹慎。臨行，母子大哭，虧得程忠勸慰。然後登舟，水陸長行到京。這日先於賈府鄰近客寓歇下，將帶來各色土儀收拾停當。

次日，程忠先來榮府門前。門上的人一見程忠莊重軒昂，忙迎住問道：「老人家是那裡的？有什麼事情？」程忠道：「我是蘇州林府來的，要見我家小姐。我從前來過，於今隔久了，兄弟們都不認得了。借重那位哥帶我進去。」話猶未了，恰好周瑞出來認著，兩人忙拉手問好讓坐。周瑞道：「這位程大爺是林姑老爺家跟，隨太老爺，合咱們賴大爺是一輩的人。」叫小麼們來泡茶，伺候點心。一面又說：「你老人家多遠的來，且歇歇再進去。」兩人敘些閒文，周瑞道：「你老人家可知道？去春林姑娘合寶二爺病重，已過去了，虧得皇天庇佑，來了兩位仙師，用仙丹把姑娘合二爺治好，隨後成了親，將一年了，寶二爺中了第五名舉人。」程忠聽說，驚喜異常。

周瑞問道：「你老人家是特來的？還有誰同來的？」程忠道：「不瞞大哥說，我家老爺在揚州，原娶過一位舒氏姨奶奶，在外室居住，生了一位少爺，人品才貌同我姑娘彷彿。老爺臨終，再三吩咐我們，慢把姑娘知道，待少爺長大成名，再來京會晤。所以這些年來都未說起，怕姑娘思慮。我們這姨奶奶善持家務，就像做弟的，還有幾個兄弟，一同幫著營運財產，總歸主母調度。近來家道頗豐，各項基業總約不下千萬，將來都要知道的。我們相好弟兄，所以對你說了。」周瑞聽說，喜不可遏。

程忠又道：「我此來，係隨小主人同見姑娘的。」周瑞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咱們時常說，姑老爺、姑太太這麼慈善，怎樣無後？據你說來，真正皇天有眼了。少爺定是會讀書的，進學沒有？」程忠笑嘻嘻的道：「豈但進學？去年中了解元。」周瑞聽說，甚是納罕，說道：「去秋看題名錄，江蘇解元姓林，咱們這裡打探不出是誰家的，那裡知道就是自家的外孫少爺。明兒到了這裡，咱們老太太喜歡的還了得嗎？我這裡且叫人引你老人家進去，回來咱們再敘。」

於是程忠進來，先到園門，另換媽子引路，迤邐行來，程忠只是點頭稱贊。走到瀟湘館，正值黛玉在房中私事。媽子先來說了，引程忠進來。只見房中走出個滿頭珠翠、華衣繡裙、面龐婉美的一位佳人來，程忠老目昏花，忙搶向前，爬在地下磕頭，口裡說道：「小的程忠，請姑娘的安。」慌得這美人連忙跪下還禮。程忠又說：「小的多年未見姑娘了。」一面拉綫子擦淚。旁邊有個伶俐丫頭忙說道：「你老人家請起來。這是從小兒服侍二奶奶的紫鵲姑娘，於今二爺收在房裡作姨娘了，因為你老人家才出來見的。」程忠道：「我眼[睛]很差了。原來這位是姨娘，我也該磕頭請安。」紫鵲道：「真真不敢當。奶奶在房裡有事，還有一會兒，叫我請你老人家且到外間坐下，奶奶就出來。」程忠連說：「不敢。」

停了一會，黛玉出房，見著程忠，淚似拋珠，叫了一聲「程阿伯」，就跪下問老爺、太太的墳塋安好。程忠亦忙跪下，磕頭如搗蒜一般，說道：「老爺、太太的墳塋好好的，安安穩穩。」又接連磕頭道：「請姑娘的安。」兩人起來，黛玉命坐，程忠再三不肯。黛玉道：「你是跟老太太的人，又這麼大年紀，只要名分上不錯就罷，何必拘執？」程忠道：「小的雖有年紀，到底是奴才，如何敢坐？」黛玉道：「你若這麼老古板，我就要惱了。」程忠只得欠半身坐下。

黛玉問道：「這些年來，每年接你個請安帖兒，別的話都沒有，我只想墳塋安好就罷了。你今兒忽然來京，必有什麼大事，你且慢慢的說。」程忠滿面堆笑，向黛玉道：「小的先將大略一一告訴出來，姑娘且慢些問，待小的說完，姑娘再問。」黛玉道：「你且說罷！」程忠即將林公病危之時吩咐的那些話，以前如何買了舒氏姨奶奶，寄居庵中，生了少爺，如何人品，如何回蘇，居住鄉莊，如何治家訓子，少爺如何入學，又中解元，此時進京，特認姑娘，備細告訴出來。

黛玉聽說，先是淚眼盈盈，聽到生了一弟，已展顰眉，又聽到瓊玉已中解元，喜溢心胸，笑容可掬，便道：「這麼說，咱們老爺已得後嗣，我竟有個親兄弟了，只可惜老爺、太太都不得見了。」反哭起來，又說：「這些話，我都知道了。你只快些同少爺先來見我。」程忠起身，趕忙出去，又復翻身向黛玉道：「少爺帶了老爺遺書並漢玉符為證驗，可將老爺給姑娘那塊取出來核對。」黛玉點頭。

程忠出去，黛玉對紫鵲道：「我萬萬想不到此。我一生的憂怨，今兒都捐了。回來舅大爺到了，必要他住在家裡才好。二爺的外書房太遠，來往不便。」紫鵲道：「不如請舅大爺住到榆蔭堂，到這裡近，又好唸書；」黛玉道：「住在園中固好，就是姑娘們園中往來恐怕不便。」五兒道：「不妨，橫豎舅大爺係自家外孫，姑娘們通是相見的。姨太太家蟠大爺倒住得梨香院，舅大爺很該住榆蔭堂。只怕老太太喜歡極了，還要舅大爺住到他那裡呢！」黛玉道：「老爺、二爺今兒住那家拜生去了？」紫鵲道：「忠順王府，要到晚上散了席才回來。聽說有戲，大老爺、珍大爺、璉二爺都去了。且叫人到下處發行行李，等老爺、二爺回來再定規。」黛玉點點頭。

過了好一會，只見兩個粗使丫頭咕咚咕咚跑來報說：「舅大爺才進來，快到了。」黛玉聽說，忙迎出來。瓊玉一到府門，留心細看，果然氣概不同。一路曲折進來，經過許多處所，將至瀟湘館，不及細看，心中虛空摹擬。因聽程忠說：姊姊人才出眾，世間有一無雙。不知是個什麼人物，恨不得有縮地之法，一步走到才好。黛玉心中想道：「於今雖有兄弟，事未核實，恐有訛錯。若誤認了，豈非笑柄？且待到來，先將遺書並漢玉符勘驗明確，再認不遲。」心中定見如此。不料瓊玉急欲見姊，遠望一簇人迎來，數內一人華麗奪目，美好如仙，必是黛玉姊姊了，心中驚喜敬慕，趨踴而來。黛玉原欲看了遺書、玉符再認，那知瓊玉走近面前，形容舉止儼似父親如海，心中一酸，淚流不止，未及看書合符，就拉著瓊玉衣襟大哭起來。瓊玉天性孝友，亦痛哭不已。眾人勸了多時，方才止淚。

兩玉進了堂屋，只見瓊玉從懷中取出遺書、玉符，遞與黛玉道：「姊姊先請驗看，再請拜見。」黛玉先將玉符一合，絲毫不差。又將書細細看過，書中寫道：

書示黛玉女兒悉知：自爾到京，時常記掛。指望爾長大，我目中一見佳婿，也就罷了；詎我年來多病，現在垂危，畢此一生，不得再見爾面。淚隨筆下，慘不堪言。但爾早晚必須自如調護，勿可靠人為囑。

我於某年曾娶外室舒氏字媚蘭者，次年即生爾弟，取名瓊玉。因愛爾如子，是以名字均行以玉。此兒自幼岐嶷，穎悟過人，品貌復佳，將來必成大器，我亦甚愛之。今囑爾姨娘舒同瓊兒另居別業，撫子成名，即持此書來京，與爾相認，並付瓊兒漢玉符之左半，與爾的玉符為核合之據。

以前此事未與爾知者，因爾身孱弱，恐牽爾慮故也。遺此以示，言自此盡。

年月日父手書

此書果是父親手澤，又重新大哭一場，姊弟兩人方同拜了歸坐。黛玉比即站起來，向瓊玉問姨娘安好。瓊玉亦即站起回道：「姨娘平安，叫兄弟問姊姊好。爹娘墳墓安堵，大可放心。」黛玉復將瓊玉細細打略一番，喜歡的了不得；瓊玉亦將黛玉再又端詳，更加仰慕。兩人初見，各有無限言語，一時難盡。飲食後，黛玉道：「咱們有話再說。『我合你先去見了老太太合舅母、姊妹、嫂們，回來再說。』瓊玉連連答應，於是二人來至上房。

賈母這裡，早有媽子、丫頭報了幾趟的信，正在[盼]望，忽聽人說：「林舅大爺同玉二奶奶來了。」賈母迎了出去，許多人圍隨著二玉進來。賈母忙拉著瓊玉道：「我的兒，我聽見你來了，心裡知怎麼樣的喜歡。我孫子、重孫子都有了，外孫先就是你姊姊一個，今又有了你這個外孫，一輩子的心願已足了。又聽見說你很聰明，會讀書，中了解元，比你寶哥哥還強。你這模樣兒合你姊姊差不多，真正難得。也不枉了咱們姑老爺、姑太太一生好，才得你們姊弟這麼兩個人。」一面指示瓊玉，叫他一一拜平，自邢、王夫人，以及巧姐。施禮畢，瓊玉又向賈母，邢、王天，以下各人，代舒夫人請安問好，各人亦回問了好，並請安。大家見瓊玉丰儀俊美，人人稱奇道罕，想著他姊弟兩人，儼是一對金童玉女，寶玉不甚出奇。

此日瓊玉到榮府來，比以前黛玉來大不相同。黛玉親連骨肉，又因母亡，不得已接來撫養。所以賈母一見，抱著大哭。今瓊玉來，喜從天降。黛玉已回生成配，劈空又來了個體面外孫，猶如錦上添花，賈母只有歡喜的分兒，樂不知疲，只管站住說話。邢、王夫人尚未開口，鳳姐的脾氣，總要抓尖，先向賈母說道：「客來了半天，只管站著說話，又不讓坐，老祖宗不覺著乏嗎？」

一語提醒了賈母，忙笑道：「可是的，我這會兒樂極了，忘了乏了。」於是讓瓊玉上炕坐，瓊玉再三推遜。賈母道：「今日初來，你坐客位。我也上來坐，還叫你姊姊陪你。」黛玉道：「這個我可不敢。我的坐次，只比巧姐上一位。如何一下[子]進上天去呢？」說的大家都笑起來。鳳姐道：「今兒權坐一次，你只當代寶兄弟陪客。」黛玉道：「寶姊姊就不該代陪嗎？」鳳姐道：「你是親兄弟，可以並坐。寶妹妹又各別了。」黛玉道：「姨媽我已拜過的，明兒也叫兄弟拜做媽媽。寶姊姊合我一樣，都是他的姊姊，可就不生分了。」賈母、王夫人齊說：「這麼著更好。」

兩玉都告了坐，茶畢，就在炕上吃過點心。賈母問問南邊近年的家務，知其產業極豐，更增喜悅。邢夫人喜悅之處，別又不同。王夫人喜的是，寶玉有了這個大富舅子，將來有靠。

惟鳳姐心裡志志忡忡，因想現在幾門親戚，惟王家富貴聲勢為最。今見林家富至千萬，瓊玉如此人才，少年登科，必易高發，勝於王家。心中甚是嫉忌。正在出神，未嘗聽見賈母問話。賈母叫了一聲，未見答應，便笑道：「你們瞧瞧鳳丫頭，有心事似的，我叫他沒有聽見。你林兄弟的行李去發了沒有？」鳳姐連忙回道：「已發來了。我一心想著，林妹妹、林兄弟、寶兄弟，他們三，正是老祖宗一脈發的，任憑什麼人家，再也找不出這樣的人。」賈母道：「你這話很是的，可惜差了點子。」黛玉道：「二嫂子這

話倒可以說得去。早上程忠來說，我這姨娘，同我媽媽是一模一樣的，人家同胞的還不得這麼酷像。爹爹因為這個原故，所以才娶這位姨娘。」賈母道：「有這樣奇事？於今這麼著：外孫現在這裡，你們明兒就寫書子，著人去將你姨娘快快接來，我就認做女兒。」瓊玉忙站起來道：「老太太言重，這如何敢當？」賈母道：「你娘既有這個福命，做了你的母親，難道做不得我的女兒嗎？」

鴛鴦來說要擺飯了。賈母叫黛玉陪瓊玉飯畢，叫人將行李搬進來，「在我對面房歇罷。」黛玉道：「他年紀大了，姊妹們時刻往來不便。再者會試將近，揀個避靜地方住下，好用用工。我的意思，叫他住到榆蔭堂，到我那裡又近，他們一同唸書作文，有個伴兒。等回了舅舅定奪。」賈母道：「不必等你舅舅回來，這麼著很好。他們只怕晚上才來呢！環兒是病了，怎麼不叫蘭哥兒來陪陪？」

正說著，只見蘭哥進來，見瓊玉請安，又向賈母等請安。賈母問道：「你是那裡來？」蘭哥道：「早晨回拜章年伯，那裡留住吃飯才得回來，媽媽叫我趕著來陪表叔。」賈母道：「客來了半天，正沒人陪；你合表叔到園裡逛逛。」於是二人到園中逛了幾處，又到瀟湘館坐了一會，重複到賈母處，吃了晚飯，守候賈政回來。

先前，瓊玉到時，王夫人已命人到忠順王府告訴賈政等知道。赦、政二公並珍、璉俱各驚異，獨有寶玉心急如焚，恨不得即回家來，偏生耽阻一天，直待晚上席散才得回來。賈政、賈璉、寶玉忙到賈母處，見過瓊玉。賈政見此外甥，喜愛之至。試試瓊玉言談，竟是真才實學，應對如流，迥非甄寶玉可比。賈璉亦深納罕。惟有寶玉獨自出神，心中想道：「姑爹、姑媽生了林妹妹這個人，已奪盡人間毓秀之氣，怎麼還能夠生出這個表弟來？但非姑媽所生，係姨娘生的，與林妹妹同天異地。既非同胞，他二人的形容又像一母所生，這個理竟參解不透。林妹妹常歎子然一身，今日有了這個兄弟，自然心滿意足，不知他怎樣樂呢！」心中急於要去看看黛玉，又不好獨自走開。忽聽賈政問：「在那裡歇？」賈母道：「我已吩咐人打掃榆蔭堂，那裡又靜，他們又好作伴讀書。」賈政道：「妥當極了。」

瓊玉道：「外孫還未曾見大舅舅，再二舅舅那邊，合珍大哥、璉二哥兩處，都要到的。」賈母道：「你大舅舅、珍哥哥住的遠，明兒再去。他兩個這會兒見了，也到明日再去。」瓊玉道：「明兒不恭，今兒必要見見大舅舅。」賈母道：「我的兒，長途辛苦，怕你乏了。」瓊玉道：「外孫今晚早些歇就是了。」賈母道：「既這樣；你回來就進園歇去，不必來了。」

瓊玉一面答應，同賈璉、寶玉來到賈赦這邊。賈赦剛欲進房，聽見外甥到了，慌忙出來。瓊玉搶步向前，磕頭叩見，請安畢，端端正正垂手侍立。賈赦端詳了一會，喜氣盈懷，連忙命坐。一面同賈璉、寶玉說：「你們可知道？外甥像你姑爹，理固當然；怎麼又像你姑媽，又像你妹妹？天下竟有這般奇處！古來龍生九種，是各別的奇處，這個相同的奇處更甚了。」瓊玉道：「外甥係在外室生長，未曾見過媽媽。據說我姨娘同媽媽一模無二樣。」賈赦道：「原為如此，這是相像的奇了。你一路風霜辛苦，早些回去歇罷！」

瓊玉同寶玉來至榆蔭堂，二人親熱，勝似同胞。瓊玉睡後，寶玉忙回瀟湘館來，心中無限的話要合黛玉說。直至進房，只見銀蒜低垂，繡幃深護。側耳一聽，微聞鼻息之聲，黛玉已香夢沉酣。兩個小丫頭在門前打盹。紫鵲連忙出來，寶玉問道：「奶奶今兒為什麼不等我來，先就睡了？」紫鵲笑道：「今兒舅老爺帶來許多家鄉物兒，奶奶喜歡的了不得，揀了幾樣精美小菜、果品，燙了惠泉酒。原想等二爺回來一同喝的，奶奶從來沒有今兒這麼高興，因為鍾已打過一下，所以先喝了幾杯酒，不知怎麼就醉的要睡了。」寶玉問「婉妹呢？」紫鵲道：「奶奶叫他嘗惠泉酒，只喝了兩杯，先醉倒了。我請奶奶起來。」

寶玉道：「別驚動他，你去把小蠟台拿來。」紫鵲拿了手照，點著洋燭，寶玉輕輕揭起帳幔，將手照湊近一看，叫了聲：「噯哟！」紫鵲吃驚道：「怎麼樣？」寶玉指著黛玉，悄悄對紫鵲道：「你瞧瞧這個醉態酣眠的睡美人，我捨不得驚醒他，坐在床沿上對著就夠了，不必睡了。」紫鵲道：「我也捨不得走開，只管對著才好。這是第一遭的醉樣，從沒見過。自古至今，美人也多要像姑娘這般疼人子的好看，只怕再沒有了。從前史大姑娘醉眠芍藥茵，人都說好看的了不得，那裡及得這麼一點兒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原是這麼想。你搬張機子來擱蠟台，咱們再對著他。」

二人正在商量，忽望見黛玉星眸微露，嬌態難勝，低低問道：「這是做什麼？」紫鵲道：「二爺回來了好一會，因為奶奶睡了，不肯驚醒。」黛玉向著寶玉道：「你怎麼這早晚才回來？我醉狠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中時聽見兄弟到了，我就想回來。偏偏那裡鬧戲鬧酒，好容易才回來，又陪表弟往大老爺那邊走了一趟。」黛玉點點頭。寶玉又道：「直待表弟睡了我才來。鍾打過兩下，我也要睡了。」說話間，黛玉又已熟睡。

紫鵲伏侍寶玉寬衣，到耳邊輕輕說了幾句。寶玉笑道：「你放心，我有方寸。」紫鵲亦笑而去。寶玉試著醉雨愍雲，別饒風味；黛玉似覺非覺的，綢繆一番而息。寶玉愛恤極甚，忙披衣坐起，吃了茶，將床欄上掛的個小錦囊解開，掏出個銀盒，取出一枚參膏餅子，銜在口內，送至黛玉唇邊，黛玉迷迷糊糊嚥了下去。寶玉貼著黛玉睡，只覺那香氣格外濃甜，亦昏沉而寐。

二人醒來，天已大亮。黛玉道：「昨夜我怎麼醉的不可解了？惠泉酒我從小兒也吃得幾杯，昨夜只喝了四五杯，如何人事都不懂了？只覺著誰拿參膏餅子給我吃的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我的手要沾著你的嘴，任賭什麼咒。」黛玉道：「那餅子能跑到我嘴裡來嗎？」寶玉道：「我並沒有動手。」黛玉道：「這話難信。你到底是怎樣給我吃的？」寶玉道：「《西廂》曲文你可都記得？」黛玉道：「問東答西。你到底把這話告訴我呀！」寶玉道：「說了《西廂》就知道了。」黛玉道：「《西廂》我都記得。」寶玉道：「只怕忘了一句。」黛玉道：「半句不忘。」寶玉道：「『檀口批香腮』這句你就恍惚了。」黛玉會意，笑道：「哦！你原來是這麼玩我的，好新鮮文章！」寶玉道：「不止這一次了。我從前說做和尚這句話，你伸指頭兒記了遭數，於今這個遭數我也記著了。」說畢，伸了一手，又伸個指頭道：「有此數了。」黛玉道：「前幾次是明取明裁，這次是穿壁逾牆的勾當。」寶玉道：「我且問你：穿逾是攫取人家的東西，我這是送了東西到人家戶底，又送東西到人家窗中，偷兒有此理乎？」黛玉扳著寶玉，在腮上擰了一下，笑問道：「好個風流貝戎！你作弄了人，還說這話兒開心。不擰你擰誰？」寶玉再三央告才罷。

兩人調笑畢，起來梳洗。瓊玉已來問安，黛玉問：「吃東西沒有？」瓊玉道：「我才起來，還沒有吃。」黛玉道：「咱們吃了東西，先到老太太處。早飯後你再往各處去。怡紅院寶姊姊那裡，你今兒特去虔誠拜見。只叫『大姊姊』，將你帶來的物件，另配一副精美貴重的送去，作拜見禮。拜過大姊姊，再往新房裡見見襲人姊姊，他是你哥哥第一位姨娘。其次紫鵲、鶯兒、婉香。鶯兒在怡紅院住，見大姊姊一塊兒見了他。」一面叫小丫頭請二位姨娘出來，替大爺磕頭。瓊玉道：「都是姊姊們，何敢受禮？」只見紫鵲、婉香齊來叫聲「舅老爺」，便跪下磕頭。瓊玉連說「不敢」，亦跪下回拜。寶玉忙將瓊玉拉起。

丫頭捧上三碗蓮粉燕窩羹來，三人吃畢。黛玉道：「昨兒帶來的東西我都看過，那惠泉酒另外收了，我嘗了幾杯，醉的不省人事。」瓊玉問道：「姊妹向來吃這酒能飲多少？」黛玉道：「只能二四杯，昨兒喝了四五杯。」瓊玉道：「怪不得大醉。這是幾十年的陳酒，十壇並一壇，一杯抵十杯。是個相好送了十壇，都帶來敬姊姊的，吃時[一]兩杯就夠了。還有許多東西水路裝來，大約陸續運到。」黛玉問：「有多少？打點地方好收。」瓊玉道：「約有七八百擔。」寶玉道：「怎的有這許多？兄弟倒像個販賣南貨的客人了。」黛玉笑問：「是什麼東西？就有許多？」瓊玉道：「不過是穿戴食用之物，還有許多異種花卉盆景。」黛玉道：「倒是盆景最好，安放到各處擺設起來，很雅致。」寶玉道：「咱們住的這幾處多擺些。」黛玉道：「在精不在多。」瓊玉道：「有幾種最精妙稀奇、世間難覓的，擺到姊姊這裡恰好，這綠筠靜院十分相稱。」寶玉忙問是何名色。正在高興，只聽傳說：「老爺叫二爺即刻就去。」寶玉慌忙走了。黛玉叫瓊玉：「你也趕去請安，恐怕舅舅出門。今兒各處你都走遍就完了事。」瓊玉應著也走了。

黛玉一心思家念切，憂悶多年。近來運轉心寬，又有了瓊玉這個親弟，如此人才，如此富貴。從前寶釵送薛蟠南邊帶來土儀，見著何等傷心；今日瓊玉帶來之物，不但貴重多至百倍，即比寶釵加十倍送人還使不了。樂極忽然生疑，向紫鵲道：「我這兩天喜

歡極了，事事如心，只怕是在這裡做夢呀！」紫鵲道：「清清白白醒著，如何是做夢？奶奶平日最是神清氣爽的，這麼倒像是說夢話了。」黛玉笑道：「我總疑心是夢。」紫鵲亦笑道：「就是這樣好夢，世上若無根基的人，輕易還做不著。倒是舅大爺送的東西，早打點地方好收。」黛玉道：「先照賬點清件數，該收何處的注明賬上。細料常用的，這裡同怡紅院收些；貴重的，收到新房樓上；常用的，照會外賬房收些。必需另立幾本簿子，專記收支要緊。」

再說瓊玉到過賈珍等各處，賈母以下亦多請過安，再到怡紅院另拜寶釵。寶釵恭敬接待。一面讓坐，一面承謝饋送之物過於貴重華美，受之有愧。又說道：「昨兒承賢弟、妹妹不棄，必欲下顧拜盟，我只好妄誕自居，兄弟切勿我笑。」瓊玉道：「久聞大姊姊賢名，一切還求指示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姊姊學識淵深，詩賦制藝，一切雜作無不精妙。你們時常琢磨，迴勝名師益友。大概讀書的人，用功為主。學問之道，如山似海，所謂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，寬廣無涯，淵深不盡。多一分工夫，長一分進益。念茲在茲，毋少間斷，總不外乎正心誠意四字。」瓊玉起拜於地，道：「大姊足為我師。《大學》之道，今備得之矣：閒中再來領教。」一面見了鶯兒，又到新房見了襲人，才回榆蔭堂歇息。

襲人心中細想：「寶玉是天下第一個美公子，今見此人，可以匹敵。幸喜此時寶玉比前更好了些，若是從前的寶玉，竟不及他。林家既生了林姑娘，又生這位大爺；寶姑娘亦是南邊生的，蝌二爺還像他的兄弟，怎麼蟠大爺又是那個樣子？天地造化之理，竟很奇怪。」

不言襲人思索，再說瓊玉同寶玉晝夜用功，因春闈試期已近，時刻研究八股並試策的學問，賈蘭亦同砥礪。看看場期已到，三人試畢來，各出文稿請教，幾位老太史看過，互說大有指望，這喜酒擾定了。及至榜發，瓊玉聯捷了會元，寶玉第三名進士，賈蘭二十五名進士，接連報到，把個門公忙的大汗淋漓，賈府上下內外的人，歡騰之聲如同鼎沸。要知若何，下回分解。